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 王光美 刘源 等著 郭家宽 编

● 河南人民出版社

NISUOPRUZHIDAODELIUS



OH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 源 等著 郭家宽 编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
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7
ISBN 7-215-04680-X

I. 历… II. ①王…②郭… III. 刘少奇—生平事
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08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00×1280 A5 印张 9.375 字数 220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20.00 元



■ 海 波

我们真的认识刘少奇吗？

（代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的生日，是在为他召开的平反大会上被这个国家的人民知道的——刘少奇生于 1898 年 11 月 24 日，湖南省宁乡县。

他比毛泽东小 5 岁，原来他俩是老乡。

从地图上看，一山横隔，炭子冲与韶山冲直线相距不过 30 公里。小小一方水土，几乎同时“冲”出来两个冲天人物，他们分别做了新中国的第一、第二任国家主席，这不能说不是件人间大奇。更何况这两个湖南人永远地为中国人留下了多少大喜大悲、大故事。

中国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同样有说不尽的刘少奇。

为国家主席哭泣

人们不难算出，刘少奇是在他 70 岁生日的前一个月被



2

图1 刘少奇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这里依山傍水，丘陵环绕，距长沙市约50公里，到宁乡县城30多公里。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图2 刘少奇的故居。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诞生在这里。出生时取名绍选，字渭璜。

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的；是在他71岁生日差12天含冤离世的。后来人们还知道，在这一年当中，这位老人乌唇紧锁，一言未发，当他躺在火化炉前的时候，中国人民所熟悉的刘主席的那一头银发，竟有一尺多长！在刘少奇最后的岁月里，他的心髓、脑髓，甚至骨髓里只剩下



我们真的认识刘少奇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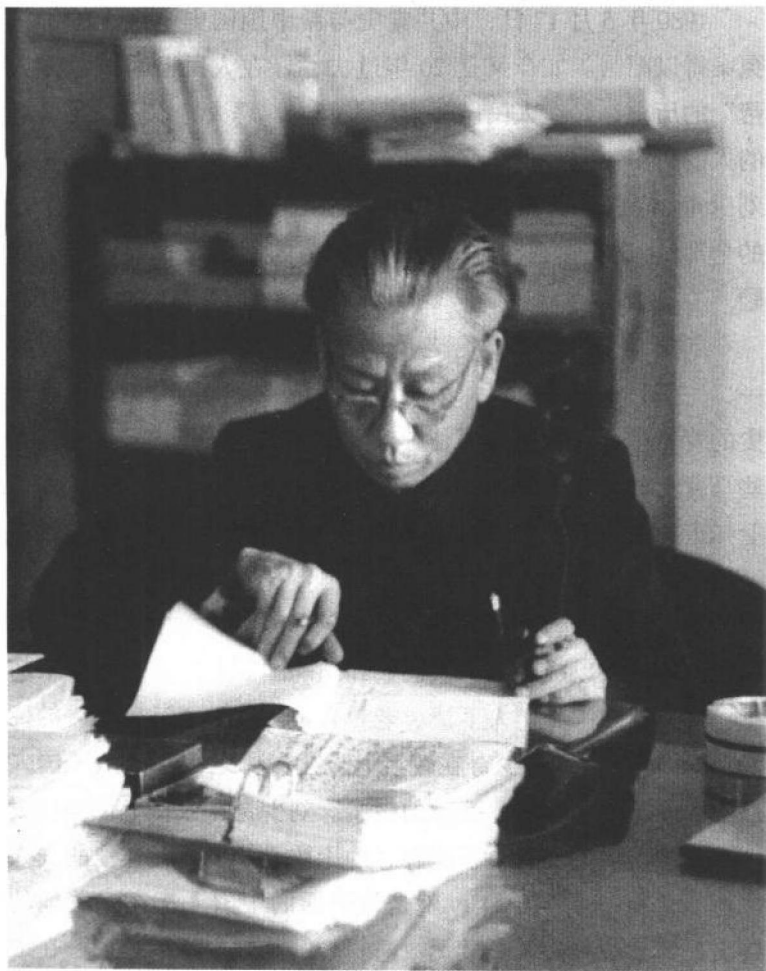


图3 在中南海办公室。(1953年)

了九个字：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儿时被乡友们称作“刘九书柜”，革命后被中国共产党公认为理论家的他，生性温良，一辈子写下无数文章，极难得见他使用惊叹号，而在“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九个字后面，想必他会用，该用。如果他还是没用，那么有人会为他用！

1980年5月17日，中共党史与新中国国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得以昭雪。如今又是20年过去，好在人民已写清“四人帮”的历史，好在人民已写清许多好人、恶人，以及又好又恶的人的历史。但是历史究竟多大程度地还给了人民一个真实的刘少奇，特别是历史将多大可能地为中国的后代留下刘少奇的全部？！这实实在在是一个令人扼腕的问题、令人痛心的问题。

刘少奇与同代的所有老革命一样，为了维护党的绝对统一，一生只宣传一个人，而从不宣传自己，他们自觉地站在历史的背影里。因为新中国是“打”出来的，人们才又多记住了些马背上的将军、元帅。然而对于刘少奇，中学生从语文课本上知道他搞过安源大罢工；老兵们从战友聊天中知道他干过白区地下党；读过几本党史的人还知道，在中共七大上他正式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但刘少奇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何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长久以来却是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清、老年人不详的一个讳莫如深的疑问。“文革”中，刘少奇在政治上被全盘否定，还戴上了国人最不能原谅的“叛徒”一类的帽子。刘少奇在人格上也被狂泼污水，被栽上了国人更不能容忍的无数丑名，其间连他的夫人也不能幸免。整整10年，就是最普通的中国人都高叫着他的姓名，挥舞着拳头，喊过无数遍“打倒”。“文革”结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人民大会堂，追悼大会尽管如仪开过，但一个已被践踏如泥的人，是否仅仅添上一瓢水就能重新塑造





呢？莫说当年的造反派，就是无数的逍遥派、观潮派在是非颠倒得已不觉得颠倒，却又突然颠倒回来的时候，无论如何也难以紧跟着再颠倒。这如同一个人学结巴讲话学了10年，突然要矫正自己的口吃一样，其难、其烦、其恼，可想而知。中国人民已被深深愚弄与伤害，而浩劫之后，他们面临的居然是要人人拷问自己，人人否定自己。人民有多少勇气去再度承认他们的前国家主席，还有多少真情去探求这个主席的真史，还有多少信心，甚至兴趣去将铺天盖地的漫画还原成一张加上黑框的标准像呢？！

与其他同级别的悼文相比，刘少奇的盖棺论定中罕见地多了一句“刘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这无疑是在客观的、公正的、唯物主义的、要发扬下去的，而且不难看出当时这样措词的郑重与智慧。追悼会的前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预警”一类的社论，标题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其实也可以叫做《恢复刘少奇同志的本来面目》）。文中有一段，先是引用列宁语录，“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接着文中写道，“但是，事到临头，要公开平反像关于刘少奇同志的这样重大的冤案，仍然是一个难于作出的决定，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文中还说，“首先，刘少奇同志一案是不是冤案，并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轻易判断的”。因为刘少奇的那些大帽子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调查”作出的决议，现在只有再调查，反复调查。“其次，要不要公开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简单。”因为刘案牵涉到“文革”的全局，为刘平反，不能不考虑后果。

这篇社论真切地表露出，当年在为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摘帽子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而这时距“文革”结束已有4年之久！由此可见，不要说还刘少奇以历史，即使还他一个清白，还他一个好名声，也是如此的恐怖。于是那个客观的、公正的、唯物主义的、应当发扬下去的悼文中有关“错误”的一句，便是在听悼文的人们中间酿出无数猜想，而这无数猜想大有可能将“文革”漫画中的种种描绘算在了其内。此等效果恐怕是起草悼词的班子与念悼词的第二号大冤案的主角邓小平，所始料不及的。当然，这有关“错误”的“错误”，不在于他们，而在于一个无可奈何的沉重事实：“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大悲剧却远远没有结束！刘少奇所期待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其中人民开始写他的历史的那一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也就是说，刘少奇的大悲剧还没有完结。或许，到了真正能够说得清楚哪些是刘少奇的错误，哪些还是大错误，哪些则不是错误，哪些干脆就是别人的错误那一天，这位国家主席的悲剧才算接近了尾声，“文革”的悲剧才算帷幕即落。

中华民族曾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当这个民族经历了无穷无尽的外患内忧，终于选择了一条与世界基本同步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新的跋涉的时候，仍旧还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如同1998年，人在下岗，天在下雨，大洪水又在考验这个民族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游到下一个世纪去。但这南北呼应的两江夹击再如何富有戏剧性，也绝不该是一出戏！相反，世纪末的这一场“大水仗”，如果可以朝大处联想，说它具有某种象征意味的话，那么它是一片震荡天南地北的警钟，是在当真地告诫每一个中国人：你们的堤坝还不够高，还不够强，还难经风雨，你们只有以决死的信念，实干的精神，一寸一寸查找坝体的漏洞，才能防止崩溃，获得再建家园的机会。你们的命运千钧一发！





是啊，中华民族的躯体有着多少深重的伤痛，早就再也经不起折腾，何况当今世界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同样的地方不再跌同样的筋斗，为了不再吃同样的假药、错药，为了以一个强健的肌体跨过新世纪的门坎，小伤小痛可以暂且搁一搁，但对于那些大伤大痛，绝不能讳疾忌医，怕触旧疤。病根即是绞索，万事万物，同此一理。曾有一个国家主席倒下了，他的国家却没有痛切地为他哭泣，这种麻木若不根除，或许用不了多久，当是这位主席的在天之灵为他的国家而哭泣了。

刘少奇为了他的人民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白区，他把自己藏在人民中间；在红区，他把自己化在人民中间，他给人民留下的除了一个名字，再有就是一个朴素而又朴素的“同志”。1954年9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首届委员长，在那天夜里，他的秘书走进他的办公室，三呼“委员长”不得其应，事后刘少奇郑重地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至死，刘少奇未改不称其他人职务，也不许他人称其职务的戒条。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填补了马列主义关于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学说，他自己则为这学说扎扎实实地树立了一个纯粹的范本，直到他走进历史，想记住的人更多地也仅是记住了一个“少奇同志”，而不是“刘主席”。共产党员，将自己的身前身后修养到此等境界，普天之下，能有几人？

如今，踏上改革开放之途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惊诧，怎么今天的不少话曾经有一个人说过，今天的不少事曾经有一个人办过，今天的路，好像绕了一个大弯子，又回到了一个人曾经指过的路上。尽管这一切并非因为倒退。即使是“倒退”，却令中国发展了，却令中国人好过了。如此，那个几乎被遗忘



图4 1954年9月27日，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图为刘少奇同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合影。

的人还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同志吗？不为别的，只为了今天的中国更加发展，今天的中国人更加好过，难道不应把那个同志的真知灼见认真地发掘一下吗？难道不应当把那个同志的所思所想认真地探究一下吗？这里沿用当年为表达打倒此人的痛切之情的方式，“一百个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也痛切地呼喊一句：一百个应当，一千个应当，一万个应当。

好在终于有人开始蒙蒙眈眈地看到：刘少奇，一个真主席！他坐在主席的椅子上，想的是国家的事，办的是百姓的事。打下了天下，他是真的把老百姓的小日子当做“中心”！





我们真的认识刘少奇吗？

9



图5 1955年5月，
刘少奇在清
华大学视察。
右为蒋南翔。

图6 1954年11月，刘少奇同周恩来、陶铸、罗瑞卿等在广州郊区视察胡椒园。



图7 1955年3月21日—31日，刘少奇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图为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张闻天交谈。





导致他被打倒的“错误”也大多是来自他的“小民意识”！

刘主席，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厚厚道道的平民主席。

这，便是人民在历史暗房中对于刘少奇的最初显影。

真人真理终归要大白于天下。正如新中国早晚要重新梳理它的大事记，中国人民早晚会与他们的所有领袖平起平坐，搞清楚他们共同的开国史，古老的中华民族也早晚能够接受发生在它命运当中的全部的经验教训，在符合它的国情民俗的道路上迅跑疾奔，兴旺发达。

刘少奇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神明，他的英灵也永远不需要大梦初醒者的感念泪花，但他所以能够出任一个泱泱大国的主席，位居一个人杰荟萃的政党的宰辅相座，也绝对不是一个凡夫俗子。新中国成立之初，当高岗对刘少奇的高位表示眼红时，邓小平曾说：刘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些历史呢？一个心思不那么简单的高岗没搞懂的事，无数心思不那么复杂的老百姓也差不多。

还历史以真情，还刘少奇以原貌、全貌，再现刘少奇那些鲜为人知、但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与新中国的诞生，有着生死相关的开拓意义，有着力挽狂澜的关键作用的大事件、大功勋，无论对于共产党员，还是普通群众，无论对于为官者，还是为民者，都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一种良知。当年没有谁没喊过打倒这个人，如今也没有谁可以不用自己的心向这个人重新说点什么，也没有谁可以不用自己的嘴向他的儿女或他的孙儿女庄严告诫点什么。还是那篇《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的社论所言：“十一届五中全会据此作出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是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是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

让我们牢牢地记住少奇同志的生日：1898年11月24日。

让我们更加牢牢地记住这位国家主席的忌日：1969年11

月 12 日。

一个人的悲欢史与一个国家的兴衰史，像刘少奇与新中国这样一息一脉，丝丝相扣者，中外罕见。关于这位说不尽的前国家主席，永远不应当仅仅是 11 月 24 日的话题，也永远不应当仅仅是 11 月 12 日的长泪。

中国共产党的开路先锋

刘少奇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1921 年于苏联入党的，是最早的党员之一。那种认为刘少奇“突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的原因，是由于他发明、创造、鼓吹了“毛泽东思想”，取悦了党的最高领袖，这完全是一种对中共党史知之甚少，又持市侩哲学的庸人猜度。其实，“毛泽东思想”一词，最初的使用者并不是刘少奇，有说是王稼祥的，有说是其他人的，那个后来在“文革”中任领导小组组长、赫赫有名的陈伯达也曾自称，“毛泽东思想”第 1 版的版权归他所有。延安时期，此公倒确实当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事实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被党内高层的多人多次不约而同地概括、使用过。究其背景，党史专家认为，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的 10 年，是中国共产党熬过难关，生息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的 10 年，基于这样的事实，全党上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其本意是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而这一号召又是毛泽东本人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刘少奇的功绩在于他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纲，而且一开始就是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认识，去解释，去宣传的。在党的七大之后不久，当刘少奇从党





的文件中看到“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饮水不忘挖井人”等颂扬毛泽东个人的词句时，曾十分严肃地说，人民贴这样的标语，是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们党内的文件有这样的词句，也是表现了干部朴素的阶级感情，这是很可贵的。但是应当认识到，救星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党。那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清醒明彻的理性言论，一方面体现了刘少奇独立不阿的人格，一方面表现出当时的党风何等清明纯正。

刘少奇的一生是极其典型的曲折多难的一生。他的身体瘦弱单薄，得过肺病、胃病，不到40岁，白发上头，但他与命运的抗争一生未止。1921年春，23岁的刘少奇从黄浦江登上一艘轮船，漂洋过海，去苏联“取经”，在第一节海参崴便被中国军阀政府驻当地的领事馆扣押。大概那个行伍出身的外交官对昆曲京剧一类酷爱至极，他令刘少奇等人在提着现代手枪的两班“衙役”中间肃然而立，接受喝问。幸亏面相老成，天性尚十分活泼的青年革命者故意夸张他那一口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大多听不懂的湖南话，有惊无险地混了过去。如果坐堂的那个人动一动手，翻出刘少奇长袍里那封共产国际开给沿途红军的介绍信，那么相关的许多这史那史就是另外的写法了。大概这多少有些戏剧意味的第一步，便暗示了刘少奇未来的道路荆棘丛生，凶险莫测。

刘少奇学成归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指挥安源路矿大罢工，其过程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只有历史中人才真正知道它对于中国革命的丰功，对于中国革命的至伟。安源大罢工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的纪录：组织了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创建了第一座设施完整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图书馆以及马列主义党校，试办了第一所供销合作社，成立了第一支建制正规的工人武装力量（工人矿警队）……还有，当时

全中国的共产党员有 1/3 在安源，党员 200 余人，团员 433 人；以安源为基地，支持与推动了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以及遥远的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阶级的造反行动；安源的骨干分子最后还成为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比如那个矿警队就连锅端给了



图 8 ①1922 年夏，刘少奇到湖南，在长沙清水塘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图为刘少奇。
②长沙清水塘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旧址。

